

Othello

【英】威廉·莎士比亚 / 著  
朱生豪 / 译

奥瑟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Othello

[英] 威廉·莎士比亚 / 著  
朱生豪 / 译

奥瑟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奥瑟罗/(英)莎士比亚(Shakespeare, W.)原著;朱生豪,范锐译;多雷绘.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2008.2(2010.10重印)

(莎士比亚戏剧经典)

ISBN 978-7-80240-169-3

I. 奥… II. ①莎…②朱…③范…④多… III. 悲剧—剧本—英国—中世纪 IV. I561.3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017429号

书 名	奥瑟罗
作 者	威廉·莎士比亚
责任编辑	钟 艺
出版发行	大众文艺出版社
地 址	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
邮 编	100125
印 刷	北京市后沙峪印刷厂
经 销	新华书店
开 本	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	6
字 数	155千字
版 次	2010年10月第2版 2010年10月第2次印刷
定 价	22.00元



奥瑟罗



# 序

梁实秋

## 一、著作年代

《奥赛罗》是沙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之一，其著作的年代，最早不过一六〇一年，最晚不过一六〇五年，换言之，正是在莎士比亚的思想和艺术最成熟的时候。现在一般批评家所公认的，是一六〇四年。

就“外证”论，最有力的证据是一八四二年 Peter Cunningham 用莎士比亚学会的名义刊印的一部宫廷娱乐簿记（“The Revel's Accounts”），此种簿记原是宫廷演剧费用支出的账簿，前此已被利用过，据以论断莎士比亚的著作的年代，但是 Cunningham 所发表的这一部簿记却是前此未被发现的一部分，据说这是“第十二册”，内中记载断自一六〇五年十一月。在该簿记的第二〇三页上我们看见关于《奥赛罗》的一段惊人的记载，这段记载虽然冠以“一六〇五年”字样，但据其他记载之比较研究，则《奥赛罗》实于一六〇四年十一月一日演于内廷。马龙于



一八二一年就发表过一段议论,悬拟《奥赛罗》的最初公演在一六〇四年,至是我们始得一确证。可惜的是,Cunningham 是一个非常狡狴的人,惯做伪据以愚人,他所据以刊印宫廷娱乐簿记的原本,现已不知下落,但据当时专家审阅的结论,以为簿记是真的,而关于莎士比亚的记载却是很可疑的。很多批评家断定这是伪据,可是最近的学者如 E. K. Chambers 等又有承认其为真实文件的趋向。

再有一点值得注意的,《奥赛罗》里有许多词藻句法很明显的是借自蒲林尼自然史之英译,而该英译是在一六〇一年刊行的,故《奥赛罗》之著作,当不能早于一六〇一年。

就“内证”论,我们看出第一版四开本的《奥赛罗》(刊于一六二二年)的内容和第一版对折本中的《奥赛罗》有一点颇有意义的出入,那便是四开本里有许多咒骂发誓的词句,而对折本则对于这些地方大事改削。可见得这是一六〇五年政府禁止戏剧界亵渎神明的禁令的效果。四开本是根据最初演剧时使用的稿本印的,所以内容仍保持本来面目,而对折本必是根据一六〇五年以后曾经改削过的版本。故《奥赛罗》之作不能迟于一六〇五年,殆无可疑。

## 二、版本历史

《奥赛罗》作于一六〇四年,以后曾屡次公演。是年十一月一日演于内廷白宫之宴会厅;一六一〇年四月三十日演于环球剧院,观剧者有德国威登堡之弗得利克亲王;一六一三年二月间,于伊利沙白公主婚典时亦曾出演。此剧虽然是受欢迎,然于



莎士比亚生时却从未付印，这也是一件怪事。

此剧之最初印行是一六二二年，是为第一版四开本，其标题页如下：

The Tragedy of Othello. The Moore of Venice. As ithath  
been diverse times acted at the Globe, and at the Black - Fri-  
ers, by his Majesties Servants. Written by William Shake-  
speare. London. …

发行人的名字叫 Thomas Walkley，他在卷首写了一短篇致读者书，声明“著者已死”，发行由彼自己负责云云。

翌年第一版对折本出。

一六三〇年，第二版四开本出，内容系根据第一版四开本而又参酌对折本修改而成，其修改处有合理者，亦有滑稽不通者。

一六五五年，第三版四开本出，系第二版之重印，殊无价值。所以，只有第一版四开本与对折本有研究之价值，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版本。

第一版四开本与第一版对折本优劣殊不易言。其差异处大约有两项：（一）四开本之文字较近当时之方言，例如对折本中之 have been 二字在四开本即拼作 ha bin，此外如 em 代替 them，handkercher 代替 handkerchief，不胜枚举。（二）对折本大约有一百六十行为四开本所无，而四开本亦有十余行为对折本所无。此外文字中之差异，则互有优劣，未可强分轩輊。四开本大概是根据排演脚本而印，印时复有遗漏，故行数较少。



### 三、故事来源

意大利的短篇小说(novella)在伊利沙白时代的英国是很流行的,尤其是班戴娄(Bandello 1480—1561)和钦蒂欧(Cinthio 1504—73)的作品。这一派作品,继承 Boccaccio 的风格,以描写中产阶级人物之形形色色为务,故常为写实的,故到了莎士比亚手中往往就成了喜剧的好材料。而《奥赛罗》是例外,《奥赛罗》是根据这样一篇小说编成的,但成了最伟大的悲剧之一。

钦蒂欧作故事百篇(Hecatommithi),述一五二七年罗马被掠后十个男女航海逃至马赛时所讲的故事,刊于一五六五年。这部集子,同《十日谈》一般,是按照性质分组的,第三组的总标题是“夫与妻之不忠实”,《奥赛罗》的故事正是这第三组的第七篇。这故事对于莎士比亚是熟习的,因为当时虽然没有英文译本出现,法文译本在一五八四年是就刊行了的。

莎士比亚编过的剧情和意大利原文的情节微有出入。(一)动作在原文里是较为迟缓,摩尔与德斯底蒙娜在威尼斯已安居多日,然后才有阴谋。(二)在原文里,旗手私恋德斯底蒙娜而不得逞,遂以为系卡希欧(营长)从中作梗,并以为德斯底蒙娜亦爱卡希欧,故阴谋陷害以为泄忿之计。(三)旗手之妻实参预其谋。(四)原文中营长家里有一妇人描绘手绢之绣花样,而莎士比亚剧中描绘花样之事则系交托娼妇比恩卡充任,且伊又拒绝描绘。(五)关于德斯底蒙娜之死及其后事,原文与莎氏剧亦迥异。(六)政治的及军事的背景,原文中几全未备。莎士比亚利用一五七〇年之土耳其人攻略塞普勒斯之举为全剧动作





之背景。(攻塞普勒斯之役在钦蒂欧作品发表之后)。

#### 四、《奥赛罗》的特点

此剧之特点,据布拉德莱(Bradley)教授看,可分做六点来说。第一,在结构方面此剧为莎士比亚作品中之最完整者,且其方法亦甚奇特。“冲突”发生得很迟,剧情进展甚速,逐步推演以迄于最后悲惨之结局;冲突开始之后,毫无“喜剧的调剂”之可言;一般读者的感想总觉得《奥赛罗》里没有真正的丑角。第二,性欲方面的嫉妒是极强烈的一种情感,《奥赛罗》因误会而妒火狂炽,以至于犯罪,这题材是极动人的。“嫉妒”不比“野心”,“嫉妒”本身是可羞耻的,嫉妒可使人变兽。一个伟人,因妒而杀,杀死的又是最温柔的女子,这是比别种谋杀都要悲惨的。第三,德斯底蒙娜的消极忍受也是一个特别苦痛的因素。她的无辜的受害,并且无告的受苦。第四,剧情的进展完全是依赖依阿高的阴谋诡计,以阴谋诡计为剧情之中心者,《奥赛罗》殆为唯一之例。读此剧者无不静心屏息以观其最后之结局,布局若是之引人入胜,《奥赛罗》在莎氏剧中绝无伦比。第五,莎氏其他重要悲剧类皆描写较悠远之事迹,唯《奥赛罗》则写当时之近事,实为近代生活之描写。土耳其攻塞普勒斯乃一五七〇年间事。并且剧情为家庭惨变,较以国家大事为题材者易引人之领略伤感。第六,剧情范围甚为狭隘,而黑暗的命运的势力则逼人而来,令人无从脱逃。依阿高之计固毒,然非机缘巧合则其计亦不得售,好像命运也在帮助着恶人。这是莎氏别的悲剧所不能给的一种印象。(《莎士比亚的悲剧》第一七七至一八三



面。)

布拉德莱的批评的确是很精当的。在艺术方面讲,《奥赛罗》是莎氏悲剧中最完美的一篇,最富戏剧性,编制得最紧凑,但不一定是最伟大的一篇。《奥赛罗》和《李尔王》正相反,《李尔王》是极伟大的,但在艺术上不是最完美的。《奥赛罗》是以紧张的形式讲述了一段离奇的故事;《李尔王》是以松懈的形式讲述了一段动人的故事。《奥赛罗》使我们惨痛;《李尔王》使我们哀伤。

(因时代不同,梁实秋先生的文章在部分书名、地名、人名的翻译上与朱生豪先生的译本存在差异。本着尊重原著的原则,我们保持了梁实秋先生作品的原貌,而没有将这些书名、地名、人名与正文译本统一,特此说明。)

## 目 录

序

梁实秋……1

奥瑟罗

朱生豪 译……1

奥瑟罗(故事)

[英]查尔斯·兰姆 玛丽·兰姆 改编

范锐 译……155

名家评论

范锐 辑……169

# 奥瑟罗

朱生豪 译



## 剧中人物

威尼斯公爵	
勃拉班修	元老
葛莱西安诺	勃拉班修之弟
罗多维科	勃拉班修的亲戚
奥瑟罗	摩尔族贵裔,供职威尼斯政府
凯西奥	奥瑟罗的副将
伊阿古	奥瑟罗的旗官
罗德利哥	威尼斯绅士
蒙太诺	塞浦路斯总督,奥瑟罗的前任者
小丑	奥瑟罗的仆人
苔丝狄蒙娜	勃拉班修之女,奥瑟罗之妻
爱米利娅	伊阿古之妻
比恩卡	凯西奥的情妇

元老、水手、吏役、军官、使者、乐工、传令官、侍从等

## 地 点

第一幕在威尼斯；其余各幕在塞浦路斯  
岛—海口



## 第一幕

### 第一场 威尼斯。街道

罗德利哥及伊阿古上。

**罗德利哥** 嘿！别对我说，伊阿古；我把我的钱袋交给你支配，让你随意花用，你却做了他们的同谋，这太不够朋友啦。

**伊阿古** 他妈的！你总不肯听我说下去。要是我做梦会想到这种事情，你不要把我当做一个人。

**罗德利哥** 你告诉我你恨他。

**伊阿古** 要是我不恨他，你从此别理我。这城里的三个当道要人亲自向他打招呼，举荐我做他的副将；凭良心说，我知道我自己的价值，难道我就做不得一个副将？可是他眼睛里只有自己没有别人，对于他们的请求，都用一套充满了军事上口头禅的空话回绝了；因为，他说，“我已经选定我的将佐了。”他选中的是个什么人呢？哼，一个算学大家，一个叫做迈克尔·凯西奥的佛罗伦萨人，一个几乎因为娶了娇妻而误了终身的家伙；他从来不





曾在战场上领过一队兵,对于布阵作战的知识,懂得简直也不比一个老守空闺的女人多;即使懂得一些书本上的理论,那些身穿宽袍的元老大人们讲起来也会比他更头头是道;只有空谈,不切实际,这就是他的全部的军人资格。可是,老兄,他居然得到了任命;我在罗得斯岛、塞浦路斯岛,以及其他基督徒和异教徒的国土之上,立过多少的军功,都是他亲眼看见的,现在却必须低首下心,受一个市侩的指挥。这位掌柜居然做起他的副将来,而我呢——上帝恕我这样说——却只在这位黑将军的麾下充一名旗官。

**罗德利哥** 天哪,我宁愿做他的刽子手。

**伊阿古** 这也是没有办法呀。说来真叫人恼恨,军队里的升迁可以全然不管古来的定法,按照各人的阶级依次递补,只要谁的脚步大,能够得到上官的欢心,就可以越级躐升。现在,老兄,请你替我评一评,我究竟有什么理由要跟这摩尔人要好。

**罗德利哥** 假如是我,我就不愿跟随他。

**伊阿古** 啊,老兄,你放心吧;我所以跟随他,不过是要利用他达到我自己的目的。我们不能每个人都是主人,每个主人也不是都该让仆人忠心地追随他。你可以看到,有一辈天生的奴才,他们卑躬屈节,拼命讨主人的好,甘心受主人的鞭策,像一头驴子似的,为了一些粮草而出卖他们的一生,等到年纪老了,主人就把他们撵走;这种老实的奴才是应该抽一顿鞭子的。还有一种人,表面上尽管装出一副鞠躬如也的样子,骨子里却是为他们自己打算;看上去好像替主人做事,实际却靠着主人发展自己的势力,等捞足了油水,就可以知道他所尊敬的其实是他本人;像这